古文尚書條辨

古文尚書條辨卷二

長樂梁上國九山撰

第四條上

若璩原文 漢書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即安國所獻之壁中書也次載經二十九卷即伏生所授之今文書班固於四十六卷之下自注曰為五十七篇顏師古於五十七篇之下引鄭康成敘贊注曰本五十八篇此句乃師古引孔序之文若璩闌入

敘贊下殊爲滕混後又亡其一篇此六字敘贊語故五十七此四
字又是師古語與原注相應若豫重混矣愚嘗疑不知所亡何篇後
見鄭康成有言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武成孔疏所引
五敢之曰偽武成也彼則知所亡者乃武成篇也若豫武斷令
依此五十七篇敘次之則堯典一舜典二汩作
三九共九篇十二汩作九共皆子虛爲有若豫妄矣大禹謨十
三皋陶謨十四益稷十五禹貢十六甘誓十七
五子之歌十八乞征十九是為虞夏書湯誓二

十典寳二十一妄湯誥二十二咸有一德二十
三伊訓二十四肆命二十五妄原命二十六妄
盤庚三篇二十九高宗肜日三十西伯戡黎三
十一微子三十二是為商書僞泰誓三篇日僞泰誓
是若璩天良未昧處然不得不姑取此三篇以求數篇之曲合三十五牧誓三
十六若璩於此處妄削武成洪範三十七旅獒三十八金
縢三十九大誥四十康誥四十一酒誥四十二
梓材四十三召誥四十四洛誥四十五多士四

十六無逸四十七君奭四十八多方四十九立政五十顧命五十一康王之誥五十二冏命五十三費誓五十四呂刑五十五文侯之命五十六秦誓五十七是為周書以五十七篇釐為四十六卷此謬妄之最顯然者詳辨在下則堯典卷一舜典鳴盛增注曰別有舜典卷二汩作卷三九共九篇卷四大禹謨卷五皋陶謨卷六益稷鳴盛作棄稷增注曰別有棄稷卷七禹貢卷八甘誓卷九五子之歌卷十九征卷十一

湯誓卷十二典寶卷十三湯誥卷十四咸有一
德卷十五伊訓卷十六肆命卷十七原命卷十
八盤庚三篇卷十九高宗肜日卷二十西伯戡
黎卷二十一微子卷二十二僞泰誓三篇卷二
十三若璩雖知其僞然去之則卷數不敷故違心而列之至鳴盛則愈奇竟删去僞字堅說是真而已牧誓卷二十四若璩於此處删武成一卷洪範卷二
十五旅獒卷二十六金縢卷二十七大誥卷二
十八康誥卷二十九酒誥卷三十梓材卷三十

一名誥卷三十二洛誥卷三十三多士卷三十四無逸卷三十五君奭卷三十六多方卷三十七立政卷三十八顧命卷三十九康王之誥卷四十鳴盛忽以兩卷合為一前後所無是自亂其例且明擬古文而暗襲今文半古半今最破綻之可笑冏命卷四十一惠棟鳴盛於此處經添出畢命而刪去冏命其誣罔又甚於若璩費誓卷四十二呂刑卷四十三文侯之命卷四十四秦誓卷四十五百篇序合為一篇卷四十六若璩扣除然後符於四十六設令武成不亡則溢為四十七矣豈當

日之舊耶其歟人類如此凡此皆按之史傳參之注疏反覆推究所按所參推究皆誤所以求合乎當日之舊此四字騰混之極想若璩之意謂漢書所載卷數即鄭康成卷數耳殊不知康成所注乃二十九卷加序為三十析盤庚偽泰誓為篇三十四無所謂四十六卷五十八篇也今強以偽擬之十六湊足鄭數是取今文之篇卷與古文雜操之已不成片段況其抵牾百出何得稱當日之舊耶詳辨在後

【辨正】漢書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是臨淮奏書之卷數劉中壘別錄早筆之非至孟堅始為釐定也其亡去一篇係彼後代之事今若璩乃除後

亡之篇卷謂適合於當日之舊此已大可笑矣且復
將無作有續狗為貂即如偽泰誓三篇若璩既不敢
不明標其偽而乃遷就而強取之以圖充數此所以
屢形破綻也夫武帝之末得民獻泰誓與博士使讀
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孔疏引劉氏別錄與王充房宏所謂宣帝時女子等說皆不同而劉歆移太常書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此皆西漢之人所自別白者也前賢則有廿八宿之
譬玩劉歆以尚書為備一語足信二十八宿之稱已久甚確後學則有子不語之

評孔壁中安得有是耶且明明嚴而數之曰古文經四十六卷而忽夾襍以今文之偽篇何名實之相背耶若璩謬矣夫若璩之搆造經篇孟浪如此益信孔冲遠所嗤張霸輩東京當必有其人彼聞劉歆有十六之浮說遂擬十六以實之此見孟堅有四冊六之明文遂編排冊六以冒之皆不必現有其書但以篇目為海市蜃樓已足令人眩惑矣於戲孔冲遠洵有特鑒哉論衡正說篇稱魯共王壞宅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之

中成帝時有張霸僞造帝出秘百篇以校之云云大
王充在東京宜得備聞數篇數乃以傳洽之儒其叙
述模糊尚如此又何論其他然則擯憚廢退以
後漆書盛行此時之耳食訛傳亦勢所不免耳至五

十八篇中所缺之一數若果繫武成則叙贊早應揭出乃僅曰後又亡其一篇何耶曰後又亡者當對壁中朽折者而言曰其一者承班氏自注之意雖未明著篇目而斷乎非指武成何者武成謂僞武成駢亡於建武不可以一篇言也盍亦思建武之際書篇之所以亡耶史言光武中興愛好經術范升陳元鄭興杜林

劉昆衛宏桓榮之徒繼踵而集維時五經博士各依家法更定易書詩禮春秋限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後書儒林傳 其森嚴如此叟又言建武初元陳元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深愍經義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輒延羣臣講論云云陳元傳 彼其曰謬曰雜將詣代曰偽曰亂果屬何人非莽歆孰足以當之英主臨朝自臣講論不得不水落石出當是時偽國師舊典之文章如三統厤所綴武成篇伊訓篇畢命豐刑篇

古文月采篇及莽臣所奏之嘉禾等篇雖欲僥倖不亡亦必不可得之數矣不但此數篇莽歆所作多矣今皆亡夫當莽勢未敗時公孫祿尚能面斥歆輩謂其顛倒五經前書莽傳光武欲立一左氏諸儒尚能論議諠譁公卿以下廷爭之使之中止陳元傳儒林傳亦言李封為左氏博士封卒光武重違衆議因不復補況以新政之肅請滌彼奸言之文飾則豈必如尹敏其人受詔帝前而後敢蠲去之哉以尹敏待詔公車帝以敏博通經記使蠲去王莽所著錄次比見敏本傳吁一亡書也繫以建武之際則其

書不問可知矣若璩奈何遽冒認之
建武之際不但
經有亡文亦有
亡者不但偽經亡偽傳亦並亡矣史通云史記
漢武之秦初後好事者若使岑梁審肆仁晉馮雍肅
全丹馮衍章融蕭會劉簡等相次撰續迄於袁平間
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踵其言鄙俗不足
踵前史乃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
子固以為漢書是眾作俱黜而史有亡者矣恭傳載
君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朝尊臣發號施令
曾摘王命名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敢不悅也洛誥
復子明辟誥曰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
子明君也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說曰此周公居
攝稱王之文也周公所定盡為後法此等書說然則
定騎亡於建武而若璩僅識一武成何耶然
漢志自注曰為五十七篇究竟所短何篇曰舜典是

也嘗博稽先漢遺文如劇秦美新者蓋莽時庸手所擬斷非子雲筆也（另有辨）然藉以徵證莽事則莫確於斯矣甚咎漢日帝典缺而不補知莽篡之前必有割舜典而燬之者蓋將獻新舜典必預除其舊舜典故先時以闕闕也觀於元始間徵天下通經古記晉今記說廷中謂以正乖謬壹異說（互見平紀與莽傳）此正在已闕未補時矣其謏新日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蓋以莽為舜裔少典黃虞大抵偽典所

取用而三統厤所綴堯使子朱處丹淵為諸侯舜使子商均亦為諸侯皆其語也是莽篡之後儼然別一舜典而補其闕矣（建武之際此類必盡掃除但很闕者仍闕耳）其末曰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擕之罔極言於堯典舜典外不更有一帝典與舊為三典也嗟乎煌煌兩帝典不但可以闕可以補而且可以增此正公孫祿所謂顛倒陳長孫所稱偽亂宜乎建武之興一舉而蕩滅之耳

新論篇目見隋本
計之故曰四十五卷

此條從執新論
之四十五卷本闕
許與一卷而不
後新論固云
五十八篇則何
闕之有今重此
句不類尋可疑

按舜典之亡也於西漢末又有書爲證焉曰桓譚新
論（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學部所引）新論之言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
五卷爲五十八篇據此則較之劉氏別錄明少一卷
少一卷而特標舊有則知此所闕者定屬乎莽歆之
世而無與於建武之年矣漢志存其原卷（四十六卷）而核
藏其篇曰爲五十七新論存其原篇（五十八篇）而核藏其
卷曰舊有四十五其愼重一也新論又載連山歸藏
各若干言及古帙禮記古論語古孝經若干卷若干

章若干字皆不云舊有而獨於古文尚書鄭重加舊有二字舊之云者當平帝立古學璜惲貴顯時也舊有云者此四十五卷舊時實有之見此後不能有也考桓譚自成帝時以父任為郎歷哀平不遷官繼為王莽掌樂大夫講學祭酒世祖即位徵待詔以宋宏薦拜議郎給事中出為六安郡丞年七十餘卒於建武之代並任於建武新論中所言缺卷安知非指建武所亡耶曰此大不然當建武初年譚已獻新論蓋

去漢書之成尚三十餘載矣（班固作漢書告成章帝建初中）而昧昧者謂其起官建武所記者即建武之亡篇殊不知世祖初興譚早獻新論世祖善焉今考其書皆雜記前朝掌故無一語指斥時事者若謂建武篇亡而譚現記之則當曰今存四十五卷不得曰舊有四十五卷矣況其時璜惲已退漆書已行十四博士已定誰復取罷廢之殘篇特為考核篇卷耶此必無之事矣且四十六卷中他篇不亡而無故獨亡一武成此文

必無之理矣然則新論之闕卷必係舜典而斷非武

成眞可謂確無疑義者也按此四十五卷之古文適東漢三國而後出現東漢

時為杜林所掩三國時又以戰爭未遑也孔冲遠

前晉奏上其書已亡舜典至晉末范甯為解猶不得

馬大航頭之獻議者隨稷隋

閒皇三年購募遺典乃得之武成正義大告武成條下記引

鄭元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一語不云是敘贊蓋與

漢書注所引敘贊渺不相涉也冲遠嘗言孔君作序

鄭元謂之贊然則敘贊者鄭書之總序耳堯典疏引

鄭序云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此

是總論百篇顏師古所引六字想近此總論百篇之下至他疏引叙贊雖多并無五十八篇之說今若據乃添唇助舌取上文師古之别語闌入鄭氏口中撮添一本字又取下文故五十七四字師古所以收結已注廻應孟堅之自注者亦混為鄭氏之詞豈似康成實有五十八之篇卷燦然在其手中目中嗟乎若據之鹵莽滅裂欲迷人而適以自迷也已

第四條下

若豫原文始之而不得其說則茫然以疑此時天良未昧知其至是除公無可鑿空既之而忽得其說則不覺欣然以喜哉成一篇自謂得把柄矣孰知益謬以為雖寡昧如予猶得與聞於斯文也詎不快哉

嗚盛原文尚書卷篇之數千載夢夢妄極矣直至閻惠方加釐正得影響妄談何謂之釐正十得八九猶不無小誤至予論始定

辨正 惠棟王鳴盛皆效尤於若璩者其非列篇卷務彌縫若璩之破綻究之齊則失矣楚亦未爲得也惠棟不敢談卷數惟有汩作下列九共一九共二九共三九共四九共五九共六九共七九共八九共九鳴盛又於舜典卷二下注曰別有舜典棄稷卷七下注曰別有棄稷蓋謂舜典非慎徽以下棄稷非來禹以下也若果如此則舜與棄稷合之汩作九共壁中已多得虞書十二篇時龍門方作史記采輯堯舜事乃於十二篇之唐虞古

書竟屏置而不用一字有是理耶此其捕風捉影蓋不待辨而明矣至若璩除武成以合數嗚戯亦自覺其非遂於洪範之上仍列武成卷二十五而改洪範爲卷二十六以下層層遷改是若璩所浪自欣快見此當一旋面目乃虛卷乍補於行間而溢額早浮於數外於是求合者之伎倆又窮不得已復倒戈於若璩彼之鋪排爲兩卷者我乃擠并於一卷其捉襟露肘之態較若璩加甚焉獨不思惟三家今文知有顧

命不知有康王之誥是以誤連為一若夫古文經則儼然兩篇其序亦劃然兩序太史公從臨淮問故亦各括其大意分隸成康事中而犂然不相假借蓋壁文既分明則讀者斷不容以復溷也今鳴盛强而合之是學步三家仍作今文篇卷矣古不古而今不今何以誇論定耶不特此也篇題各異逈非盤庚泰誓之比觀上下文從無異名而同卷者鳴盛於此竟自相矛盾而不恤此即若璩亦應竊笑耳且尤有可怪

者既堅執亡逸之謬說以張偽讖則畢命本注曰亡冏命本注曰逸而嗚盛於此兩篇槩與悖違本曰逸者指為銷燬使不得為逸本曰亡者指為傳授使不得為亡標之曰畢命卷四十一而冏命則空焉進退罔據棄取任情是明明以偽託之鄭注為不足信矣一篇不足信則篇篇舉不足信乃反嗤千載為夢夢何其無忌憚乎

嗚盛謏聞惠以為十得八九不過互標揭以欺人耳

今平心察之其刪除後亡之篇目謂恰合壁出之真文是若璩之敗迹也然篇不刪除則卷必羸溢遂欲抹殺康王篇以伸其邪説是鳴盛之敗迹也惠棟但列篇名而不敢配列卷數似適逃於二敗之外矣然畢命冏命逞臆改移則惠棟鳴盛兩人同一敗迹也其餘各篇之虛張雜湊與三泰誓之不辨古今則若璩惠棟鳴盛三人之同入迷途而莫能相救者也作俑者自誇得與於斯文效尤者僭稱至予論始定夫

誰欺欺天乎

馬鄭之古文所以能有總秦誓者以說雖承孔學而篇則仍用今文也東漢一代所稱治古文尚書者莫敢不遵循此格觀賈逵受詔撰歐陽大小夏侯及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足明徵矣夫非古文與三家篇目均齊則此羸而彼絀彼半而此全體段迥殊將何以參稽其同異其逵即欲強撰之則所集詎三卷之可了耶 後劉陶推三家與古文尚書是正文字蓋亦如此倘非古今文編帙相符陶何得謂之推

何憑以爲正乎即如馬融著三傳異同晉劉兆作春秋調人亦皆以其經之同而後參其傳之異然則賈逵撰集並無二十九以外之篇於茲益信夫賈逵本以大夏侯教授於今文固所夙習乃其父賈徽受學塗惲獨得孔壁之真傳論者遂怪逵躬司撰集何故削徽書之半不知非逵削之杜林已先削之矣林以名德爲羣僚所尊惲見本傳衛宏又從而定之疏云衛宏定古文尚書有序令典既定謂建武定十四博士定也者定以博士之篇次弗使二十九篇以外仍得闌入其中也當是時也雖有百賈逵其能孰惲

嶶之私書而與為杭論耶即康成恒稱世祖之與衛賈馬二三君子居賈先而有衛而衛賈與杜同符然則東漢之古文杜林其初祖也衛宏為之定則繼祖而為宗者也賈逵以下古文皆杜衛之嫡傳正脈也後起雖賢安能軼出于祖傳之外耶夫杜林精小學而嗜奇字其淵源最遠西京時有杜林訓纂篇又有杜林蒼頡故一篇載在藝文志班固云蒼頡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又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子杜林為作訓故是也杜鄴及林本傳言鄴少孫其母張敞女敞子吉吉子竦皆博學有文采初鄴從言學後竦又從鄴學竦

尤長小學而文雅過其祖敞至鄴子林又從竦學好古而博洽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攷林以
建武六年辭隗囂而達三輔自言於西州得漆書古
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夫託
言西州者不過隱諱其仕莽之蹟前書莽傳言莽築新廟王尋王邑持
節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將作文張竦為陳崇草奏
頌莽功德復為劉嘉作奏莽大悅封竦為淑德侯莽
製六體書一古文二奇字即孔氏壁中
之體林之漆書一卷必錄得於是時也而適其實曰
一卷必無三家以外之篇跡其艱困不離豈能以孔
壁所滅多盡入之握持之內哉矧林所為嗜祇此蝌

其應作與

斠異文原不必為遺經計厥後鄭興一見而諸衛宏闇然而服徐巡更受業且變以勿悔此時璜惲雖擴林書獨張膽而揚眉所持者其三家篇目有盡一而無乖異耳作史者為之大書特書為古文由是遂行不善讀者謂壁經到此幸行矣其善讀者則謂杜林之古文行而臨淮之古文遂不得行也此一代傳注之大關鍵也學者誠知治古文之源流如此則知馬鄭之泰誓亦祇疑以傳疑所謂過而廢也毋寧過而

存之而已而孰料贋贋者竟以今文三偽臚成古卷之三篇又以成康兩書效作今篇之一卷謂為古文則不是古文謂為今文又不是今文馬非馬驢非驢得毋從龜茲國請來者耶（比杜林之西州更遠矣一笑）

若璩（原文）百篇次第鄭以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孔則在太甲後鄭以費誓在呂刑前孔則在文侯之命後鄭依賈逵所奏別錄為次而孔則自為之說也

【辨正】孔沖遠正義云百篇次第孔鄭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考論次第孔義是也蓋當沖遠之世鄭書現存亦附百篇之序故沖遠得而互校之而又經一番考論然後知孔義之為是彼實覈自異空談矣今若豫反末為本竊沖遠之唾餘以訾沖遠其口給可憎類如此嘗攷馬鄭王三家既各有別錄（皆疏所引）則不必盡然如一疏謂鄭依賈為次亦不過想當然耳大衛宏手定經文已不

復與壁篇相顧而况此有録無書者家家能詮敘之此豈足以難孔哉即如咸有一德鄭氏見禮記有尹躬暨湯句故以連湯誥之篇猶夫說五子之歌據左傳亂其紀綱二語即可指爲夏桀之時何足怪耶又如費誓篇鄭氏不後於文侯之命祇以時代在前且魯宜先晉耳殊不知論時代則宜高於君陳何得次吕刑之後乎沖遠以孔義爲是確乎可憑若璩之索垢吹毛欲變亂其黑白而已矣王應麟藝文志云二戴皆傳儀禮而十七

篇次第大小戴先後不同惟劉向別錄大射以上七
篇與小戴同又樂記正義引劉向別錄第七篇樂化
之後日樂學日賓年賈日師乙日魏文侯而今鄭注
之本於樂象後次以魏文侯次以賓年賈次以樂化
而終以師乙與別錄次序不符然則古經篇目經
後人移擬者指不勝屆矣若豫奈何多所怪乎
若豫又按四十六卷之分鄭以將無同題者同
原文作有
明明若豫自釐
卷異題者異卷已釐次之上矣
次鄭則何曾有
是耶歟人至于孔則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
如此真不可解
卷篇各有序者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四十
六卷也然鄭注四十六卷
鄭注廿九篇加序只
三十卷何得云鄭注

四十六卷原無武成而以百篇序真爲末卷孔則有武成一篇篇自爲序已足四十六卷之數故不便以百篇序復爲一卷只得引之各冠其篇首曰宜相附近此則遷就之詞云

【辨正】若璩真張霸後身矣所臆造之四十六卷破綻百出即其附和之黨尚有入室而操戈者况公論乎乃前幅乍强顏摹擬後幅遂直書鄭注四十六卷又有鄭以同題白日見鬼竟似有鄭書四十六卷之在

其把握也者若璩祇自欺乎抑謂天下皆可欺乎夫計篇不計卷似乎易以編排然已不克售欺者蓋古今文之雜乎難以掩飾也至以五十八而縮成四十六則除臨淮同序同卷之外彼僞作者鮮不敗露矣不然惠棟何以不敢言卷數鳴盛何以必添入武成異題異卷者何以康王篇之忽違此例左支右絀百孔千瘡雖至愚亦知其不類矣且若璩於此其尤可笑者又有六焉夫沖遠所闕之張霸十六篇有武成

在內者也若璩既持之以爲真鄭注乃至此忽曰鄭氏無武成轉瞬間已自相矛盾此其可笑一也知此武成果亡於建武而鄭氏果無之則十六之爲僞舉一可破其餘乃於此不恍然大悟竟乃將錯就錯堅稱鄭注有四十六卷此其可笑二也欲作鄭卷四十六而數實浮一於是删去彼武成以爲彼實序末卷之地其可笑三也先誣盡鄭注後乃及於孔傳謂鄭無武成而孔獨有武成以致百篇序無卷可安其可

笑四也先嗤其無卷實序而後斥其別冠篇首出於不得已之為便孔傳之瑕疵愈顯其可笑五也昔毛公引詩序各冠篇首鄭康成說若璩不知孔傳之有所本而謂因其卷數已足始遷就而如此其可笑六也若璩之譸張不足責奈何以此貽誤後人獨不思此古文經四十六卷者劉中壘別錄所載即臨淮作傳時所分彼時篇卷具全何曾有亡缺之事乃自劉迄班四十六之數已確然不移如此不知百篇序早已無

專卷而所謂析置篇首者蓋即臨淮起家時之本來面目矣此理甚明易曉一虛心靜勘已得之若璩曰似捷給心實蒙昏固宜其始終夢囈也乃復有惠棟王鳴盛輩隨聲而附和之此天下之最不可解者矣若璩原文又按虞書夏書之分實自安國傳始馬融鄭康成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鄭康成序曰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數是虞夏同科也

余觀揚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可證西漢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杜元凱傳公二十七年左傳注曰尚書虞夏書也西晉時猶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逮東晉梅氏書出然後書題卷數篇名盡亂其舊

辨正 若璩又大謬矣左傳文公十八年有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云云專稱虞書不稱虞夏書也其引夏書者凡十五處皆專稱夏書不兼言虞也蓋自

孔肇刪定以來早已別而稱之矣若璩奈何挾馬融鄭康成王肅諸人欲凌駕於孔肇之上耶又許氏說文引虞書洪水浩浩又木部虞書曰予乘四載五句辵部引虞書曰旁求孱功眊字下引虞書耄字从此旻字下引虞書仁閔覆下則稱旻天史記樂書太史公曰予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元帝時以京房知音律之數使韋元成問馬房引虞書曰律和聲此據後書律志班固律歷志開首即引虞書曰同律度量衡是兩

漢儒者均遵孔筆與左氏合轍何得謂西漢西晉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乎何得謂梅氏書出盡亂其舊乎孔沖遠曰伏生雖有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夫虞傳夏傳尚可分稱虞書夏書何為獨不可耶（孔疏引伏生大傳于虞傳之上更有唐傳見玉藻正義）鄭之三科一虞夏二商書三周書似犁然不可易乃墨子引湯五年旱不曰商書而曰殷書左傳洪範不曰周書而曰商書此豈可據鄭以難彼兩家耶至揚子

雲稱虞夏之書渾渾爾此偶爾泛談何足引證若據之言皆囊土也乃欲以誤我後學何哉

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見前書正義卷二不得云只有卷數

古文尚書條辨卷三

長樂梁上國九山撰

第五條

若璩原文　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際亡建武亡者莽歆所作之武成非劉子政所校之武成也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劉歆一生作兩截人不得與劉向並語其篇固具在也故劉向著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別錄只有卷數班固志藝文尚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劉歆作三統曆引

武成篇八十二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已武王廼朝步自周於征伐紂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

辨正 三統厤所引武成除首節五句外其首節即用孔壁古文不用其餘皆逸周書世俘解之文蓋劉歆輩僞竊詞句改竄

為古武成以欺王莽者也今世俘解成篇具在試取而校之自粤若來以下至祀馘於周廟凡十二句句句抄襲無一字出乎其外例之以穿窬之盜此所謂真贓現獲若璩乃鄭重分明而録之而數之自負發奸擿伏之能而轉置真盜於不問則亦劉歆張霸之續而已矣

按世俘解一篇當分二十二節

第一節惟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

此首段十七字作僞者不敢劈頭便取之其肺肝知見

第二節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次段廿四字以張庥考之一月之丙辰丁巳係廿六廿七與戊午孟津語抵捂作僞者若依樣取之不足以欺王莽矣故開首聊勦孔璧舊文而乃字紂字則仍襲取也○今盧刻逸周書經改丙辰為丙午丁巳為丁未大謬此丙辰丁巳安知非壬辰癸巳之訛生魄二字安知非死魄之訛乎

第三節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執矢惡臣百人三段三十字作僞者抄襲始此而刪

朝至接于商則六字又刪執夫惡臣百人六字口按
二月癸亥夜陳此事明見於國語何得云甲子朝至
耶朝至之夫實作僞者所知故避而不用至於越五
日云者則彼未書經意故承訛襲謬而抄録之也其
蹤跡顯
然也

第四節
記丁卯事〇太
公望至告馘俘

第五節
記戊辰事〇追
祀文王〇立政

第六節
記壬申事〇荒
新至告馘俘

第七節
記辛巳事〇侯
來至告馘俘

第八節
記甲申事〇百弇伐衛告馘俘〇按甲申後
六日為閏二月庚寅朔下文庚子乙巳二事

宜在此甲申之後辛亥之前盖閏月十一日庚子十六日乙巳而辛亥則閏月二十二日也

第九節 記辛亥事○薦俘殷王鼎○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於廟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王秉鉞正國伯

第十節 記壬子事○王服衮衣格廟○秉鉞正邦君

第十一節 記癸巳事○薦殷俘王士百人○王奏庸大享

第十二節 記甲寅事○謁戎殷於牧野

第十三節 記乙卯事○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

第十四節 記庚子事○陳本伐磨百韋伐宣方新荒伐蜀

第十五節記乙巳事○陳本新荒至告馘俘○百韋至告禽宣方○武王狩○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按此上兩節宜在第九節之前蓋簡冊混淆日辰舛亂作僞者自第四節至此皆不敢採之至下節乃敢復採

第十六節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惟子冲子綏文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武王朝至于周語本分明句中衍一燎字作僞者又添至廟字而錯誤成矣武王降自車史佚書天號皆庚戌日事當與翼日辛亥連接書於天號祀於天位亦宜相屬而類次之乃有三錯簡隔斷其間弁不覺祀天之太急而燎廟又重擇於此時矣試思未降車何以能燎廟耶既誣以燎廟之文須刪

具朝至之字既刪朝至不得不刪降車其書天號也可削則削之其紀天位也可存則存之於是古逸之世俘解變為壁出之武成篇劉歆作偽之巨手固應緯然為王莽國師哉

第十七節 言武王廢紂矢惡臣百人而伐具小子又伐其四十夫家之事○廢紂矢惡臣相接上執矢惡臣條下○此下三節皆錯簡

第十八節 武王乃夾于廟門用俘皆施佩衣先馘入○此節先馘入與下節先馘入當是一事

第十九節 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於周廟 白旂赤旂二事何以叙在四月至周之後大非事理盧抱經曰此當在甲子下今據文義通前後細繹之其錯簡確然無疑武王在祀即前文追祀

文王之敘祀及第九節十節兩稱後廟是也燎周廟一事當亦次比於前條今錯簡在此致誤衍燎字於朝至之下作僞者合而纂之仍以燎於周廟四字與翼日辛亥運文此破綻之最可笑者

第二十節若翼日辛亥祀於位用籥於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翼予沖子斷牛六斷羊二此段三十九字作偽者首刪若字去冗也中間祀下刪于位用籥四字並兩句爲一句免其複也乙卯下刪武王二字汏其贅也未刪翼予沖子以下共十字除具支蔓也畧加繩削便成典貴之高文此劉歆等之所能也故上足以欺王莽而下足以賺若據之流

第二十一節自庶國乃竟告至用小牲羊豕於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共八十字

第二十二節 自商王紂于商郊時甲子夕至俘商舊玉億有百萬計八十一字

不知偽武成盡採此篇而劉歆未畢引之歟或此外兼竊他書而湊集以成片段歟莫窺全豹僅露斑文堪悵悵也惟是世俘解文多訛舛語多荒唐彼勦剽者有所擇而後取之其痕跡倍爲彰著請觀建武之汲汲除燬則在彼時尚不許售欺而謂可以欺天下後世哉

若據原文 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統三

麻所稱世俘解本是既死魄粤五日甲子誅紂若璩改作二月五日即此已見其誕

是歲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孔疏推長麻是庚申朔

四月己丑朔此則長麻與三統相符

辨正

癸巳伐商甲子誅紂壁文已自分明何勞獻諛於三統但三統既冒取壁文為武成篇首世俘解第二節有訛三統避不敢用故稱及壁文說已見上當知此開頭旁死魄三字乃書日之例定可據也蓋一月辛卯朔其壬辰旁死魄初二日也以此推之二月辛酉朔其死魄為初二壬戌

加以既字曰既死魄則初三癸亥名諧二月既望疏以長厤推之十五已丑望既望庚寅十六日則以初三癸亥連次日甲子曰翼日為宜何云五日耶或謂既字當勿泥則由初二壬戌數於甲子亦祗越三日斷不得為越五日矣於是有為調停之說者謂二月辛酉朔此持傳疏之所推孔傳解甲子為初四日正義用杜預長厤核之無異而三統則二月之朔乃庚申非辛酉也就今如其說展出一日初一庚申初二辛酉由辛酉朓死魄數至甲子亦只得日越四日若并庚

申而數之則越字又何以處置乎然則世俘解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其五日當是翼日或三日之訛作僞武成者不知其訛仍曰越五日甲子若豫遂經改爲二月五日附會之洵自欺者哉

朱子曰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魄死則二月之死魄且當爲辛酉或壬戌而甲子未得爲後五日此漢志之誤也是此病早經朱子之明眼識破然朱子云漢志之誤蓋深咎孟堅不宜採入正

史以誤後人若劉歆三統之編爲王莽而撰造逸周書世俘之解經聖筆之刪除則置之不論議可矣前漢藝文志載有厤譜十八家漢初原有云厤至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和厤故孔傳所注月日正義皆謂其推厤而得之而正義又用杜氏之長厤覆審詳核與孔傳無異自堪傳信於後學若三統所書之月朔有與傳疏差一日者三入占從二入斷不能據劉以難孔也劉三統篇中固自記其歧說乎如春秋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一殷厤以爲壬子成公十二年正月

庚寅朔殷厤以爲辛卯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殷厤以爲庚午之類春秋以前如此者云春秋以後如此者五皆無關經傳痛癢何煩嚴辨即如伐紂之二月或謂庚申朔或
謂辛酉朔均不足以正越五日之訛然平心而論則
辛酉朔較爲可信何者庚申爲上月晦日則廿八戊
午度孟津廿九己未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無陳不遠
晦之嫌尤想見王師之整暇耳
僞武成篇竊世俘解雖多謬誕而其庚戌爲四月二
十二日則諸厤與三統推算相符然其日越六日云

者須自十七日起算厥數方合乃玩原文既生魄未必到十七如果既生魄在十七則既死魄亦必在初三無疑矣夫生魄越六日得及於廿二之庚戌而死魄越五日僅限於初五之甲子此其錯誤益屬顯然援後參前不又得此天然之證佐乎至旁之之解乃劉歆之穿鑿夫生死魄未有不自旁而起者今解為旁之謂另有旁之之一日已形牽強而又加一既字以為既已旁之此成何文理乎

武王燎于周廟祀于天位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其事之有無何關象緯就令有其事矣豈後象緯之所能占乃若璩特翾翾然挾此以制人者蓋亦有故彼見劉歆三統於武成篇前先鋪張伶州鳩之語一句一解一事又一徵後乃雜以僞武成詞語若璩眼花撩亂遂謂此武成者非劉歆占之於象緯莫能得也今後之學者咋舌箝口莫置一詞而若璩之邪說乃肆行而無忌矣夫伶州鳩所談固眞象緯也然其文一

一具在與武成迥不相涉學者何難詳說以窺其底蘊乎

伶州鳩對周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天駟房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辰日月所會星在天黿星晨星即水星也天黿元枵也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北維北方水位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顓頊以水德王北方帝嚳木德受之于水即周之先祖也我姬氏出自天黿元枵齊分野王季母太姜逢伯陵之後齊女也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馬建星即斗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

後逢公之所憑神也逢公者太姜之姪殷之諸侯封於齊地故祀天黿死而配食為其神主故曰憑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歲星所在利伐人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辰馬即天駟房心也房心晨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五位歲月日星辰三所逢公所憑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也伶州鳩所談之象緯其故實不過如此就令彼武成千真萬真試問有何語足相比附而況其闕然屢鼎乎上文注中三所乃韋昭之說詩太明孔疏改之曰星日辰皆在北歲在南月在東是五物而居三處韋昭之言非也

若殘原文今後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為王至于豐其說既無所本以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又與其事相乖此二條強攻無理可笑之極且尤可議者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篇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為戊申顧命篇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為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七日耳非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望則為己酉

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記事乎此一條尢拘牽可鄙夫一古文也劉歆見之於三百年前信而有徵如此梅賾獻之於三百年後僞而無稽如此學者將從遠而可信者乎遠即可信耶張霸之古文豈不信比劉歆更遠抑從近而不足信者乎左氏晚出比公穀為近毛詩後出亦比齊魯辨為近近果不如遠乎

【辨正】若璩謂四月哉生明王至于豐具說無所本夫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此月

日當何所本若璩將日本之於象緯乎又問若璩庚戌武王燎于周廟辛亥祀於天位此何所本若璩當曰此本之逸周書世俘解矣皆可發一大噱至孔壁舊古文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四月事錯簡也宜移於列爵惟五之上從我朝李文貞說不必如蔡傳之糾紛若璩謂與其事相乖其事者誰之事耶所謂乖者何指耶想若璩之意必以劉歆之武成有燎廟祀馘祀天位等事此皆無之則與彼事相乖矣如此持論謬妄至極今

有人失身從賊受號令及見朝廷法律轉大駭怪謂其事與賊相乖若璩不以為惷且悖乎如此條者真不足與辨矣

於丁日後數至庚日稱曰越三日坑越字之義則知三日者於甲乙非併於文理非碍也不併不碍無庸執名詁顧命以糾之故孔氏正義謂史官不同立文自異其議論最為平允嘗攷漢處士嚴發碑文有曰戊申朔五日癸丑其從戊數癸稱五日而戊申不在

五日之內此足見古人行文通變原不能拘定一律知孔疏之言確矣且古書數日離本日起數者原是正例連本日起數者却是變例觀逸周書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如若璩之說則此五日者當連解凍之本日而數之數之而日數皆不敷矣

又杜氏說左傳癸亥門其三門門五日戊寅濟陰阪一條蓋晉之攻鄭閉首一門五日離癸亥而數之自

甲子至戊辰也次一門五日亦離戊辰而數之自巳

巳至癸酉也最後一門五日又離癸酉而數之自甲

戌至戊寅也是日罷攻而從去其說至確知者據記

事定體云云大不然矣

且周史立文之異不但此三日庚戌也如篇首惟一

月壬辰書一月不書正月或曰未入商郊稱一月克商後乃稱正月此不然觀逸周書月解明言越我周王伐商以垂三統而閏首於日南至月仍書一月不書正月知非閏克商未克商以為分別也又月以繫日而洛誥戊辰下乃倒綴十有二

月句又顧命哉生魄下不云越幾日直出甲子云云又即世俘解首節四月乙未日干支之下贅出日字皆立文之異者安得執一定之體以繩之乎

疏又云或此三當爲四由字積而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積畫之誤積畫者耶孔疏所謂字積蓋古字四作三積兩二也亖與三形似數訛古書如此類多矣子夏之已亥渡河已可訛爲三亖不可訛三耶要之沖遠兩説俱於理可通無論異文訛畫均與大

體無閏而若璩乃嘵嘵然詆之不亦多事矣乎按此說越四日於事理數為穩愜蓋丁未祀廟庚戌柴望中間空兩日為宜若只空一日似未免太迫耳若璩原文武王以周正月三日癸巳伐商二十八日戊午三統厤於癸巳後戊午前誤入丙午還師一句若璩諱而不言度於孟津二十九己未晦冬至明日庚申二月朔四月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商王紂死三十日己丑晦大寒中明日閏二日庚寅朔此劉歆三統厤載之最悉者

【辨正】孔沖遠有言伶州鳩所言五位星宿度數自非用算無以推之是矣但自古及今詎止一劉歆為能用算哉孔疏又言鄭注尚書伐紂時日皆用殷厤然劉向五紀論載殷厤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元則無術焉今觀三統譜遂并所列亦不過干支氣朔惟武王十三年乃能博引繁稱如此是伶州鳩之助以波瀾耳豈劉氏之能用算耶三統厤所援之國語不足以粧飾武成惟為世俘篇證佐月日則燦

然可觀矣故若璩於其干支氣朔間輒嘖嘖而不能置蓋先聲所奪也

三統於伐紂之條不但引外傳而已又雜引書經牧誓古文泰誓序今文泰誓篇洪範序洪範篇僞武成篇文王世子篇名誥篇僞書月采篇不但洛誥篇最可駭者癸巳之後戊午之前忽闌入丙午還師一句考伏生周傳有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鼗譟師乃慆前歌後舞等語此乃十一年觀兵時事其語在

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之末世所掇拾今文泰誓之上篇即此是也夫四月上祭於畢隨即下至於孟津則其丙午還師非四月即五月矣安得入之十三年正月內耶（史記周本紀齊世家皆有還師之語至徵年畢伐即無此事矣）雖後人為之調停改還為逮然祇一丙午而兩韋混焉歆能免於耳食之譏耶（按觀兵之說實不足信然伏生大傳首載孟津還師且係以丙午之日故漢儒競為是說牢不可破也劉歆作三統既信十一年觀兵之事而敘之於前矣乃於十三年正月之丙午又誤瀆此語何耶）嘻三統據典引經無非依草附木以取

信於新莽曷嘗爲厤法計耶若璩謂其載之最悉真
所謂瞎贊矣

若璩原文今安國傳於時甲子昧爽下曰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孔穎達又從而博之曰二月四日者以厤推而知之也又曰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果爾則己未冬至不得在晦日誰云必得在晦日在廿九日有何不可耶與己丑大寒不得在閏前之一日矣二月辛酉朔己丑晦大寒在月晦小盡正閏前之一日也明日庚寅閏月朔此

長厤與三統相符若璩何憒憒耶推厤者固如是乎若璩妄杜元凱注左傳先修長厤據以正經傳甲子之誤司馬公編通鑑亦用劉羲叟長厤為之據古大儒著書莫不精明厤理如此此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哉若璩往往為飾智驚愚之語所以其說多不可信

辨正 若璩開口一今字已為可笑夫安國傳何以謂之今耶貴耳賤目成見塞胸無怪其薰蕕黑白之莫能辨識矣夫正月廿八戊午為師度孟津之日廿九

己未為冬至之日尚有庚申為月晦大盡之日是以次月末即逢閏至二月己丑晦大寒在焉故次月即閏所謂閏二月庚寅朔是也以此數傳疏之推厤的確不差如此至三統以己未冬至為月晦乃劉歆之偶疏若猭遂即執此在晦者為鐵案以駁詰夫不在晦者如此倒持真昧却本來面目矣

後漢書律厤志注載杜元凱之言曰劉子駿造三統厤以說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厤

惟得一食厤術比諸家旣最疏又六千餘歲輒益一
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
夫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
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
文其蔽在於守一元而不與天消息也
又安帝延光二年尚書令忠奏言哀平之際同承太
初厤法及劉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
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

晉書律厤志武帝咸寧中善筭者李修夏顯造乾度厤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厤參校古今記注乾度厤殊勝因上言乾度勝於泰始者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并考古今十厤漢初六厤○太初○三統○四分○乾象也以驗春秋知三統厤之最疏也

又晉書志云漢武帝始詔司馬遷等議造漢厤乃行夏正其後劉歆更造三統厤以說左傳辯而非實班固惑之採以爲志

一東晉孝武太元間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厤嘗言曰服虔解春秋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乃三統厤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及於春秋於春秋而用漢厤於義無乃遠乎

又曰歆於春秋日食只得一朔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著朓與側匿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政故月行恒遲歆不謂其厤之失天而為之差說夫日之蝕朔乃天驗也而反據已厤以評月遲此寃天而負

時厤也

宋世治厤何承天曰劉歆三統法尤疏闊方之四分厤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採為太元

唐書厤志云夏商周各、用其正朔為厤不同至漢造厤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龠蓋其法一本於律矣其後又以春秋易象（世經中多春秋總論中多易象）推合其數蓋附會之說也

觀此數條若璩之謬悠益顯矣吁縱令三統之法至

密至精實足超前而絕後然彼真贓現獲者不能掩
也若璩奈何欲倚此以爲護庇耶

此處刪去
若璩一段

辨正 若璩於此處重錄世俘解自西月既旁至馘于
周廟三十八字謂與武成篇合次舉世俘訛文連下
越若來至咸劉商王紂一節謂其大可議也夫上節
訛文僞武成既未之採何庸深辨至其越若來以下
四句正三統之所盜竊者若璩既奉爲真古文而此

處忽統合於上節謂其大可議又不言所以可議神魂顛倒矣次又將劉歆及伶州鳩詞語重行衍述曰此驗之天文者次又以師行三十里孟津九百里某日度津某日至牧野曰此驗之地理者贅之又贅然後以周書訛誤之丙辰丁巳生魄等逐一坐實而詰駁之曰豈西師竟飛渡耶耳斥曰作僞者愚且妄也觀者見其雄談博辯鋒不可當遂謂此老之所搯擊無不粉碎者矣而豈知吠影吠聲之背無當乎嗟乎

盜憎主人真贓既被獲未有不欲抹摋之以滅口者也夫世俘解乃一野史情殊於作僞若璩以僞為非僞宜以非僞為僞故此條浮辨三百七十一字今概削之

若璩原文 又按三統厤引武成篇見漢律厤志班固分為三截班固何由分之惟一月壬辰旁死魄為一截粵若來二月既死魄為一截惟四月既旁生魄為一截各以他語間隔之偽作古文者似只瞥

見第一截援入今武成妄誣無理○蓋歆輩避世俘之說文不敢襲用聊勦壁文之首節而用之此鑿鑿有據者而第二第三截竟爾遺闕能援第一截何故遺其三截若璩妄議乃如此二顏師古注誤以為皆今文尚書之詞師古誤記何足辨推孔穎達指為逸書誠是孔疏曰漢世謂之逸書是孔意未許為逸書也蔡傳引書逸嘉禾則漢世所謂逸書豈足信耶若璩不但誣漢又誣孔矣但謂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亦夫謬孔疏不謬若璩謬

辨正

若璩又妄說矣劉歆三引武成豈班固為之分

載耶按律厤志自首至故述馬本班固之文自夫厤春秋者以下至小餘二十一皆劉歆之著述正載厤法俱未暇引書（或言歆增損太初而易其名為三統蓋太初用夏正而新室用建丑之殷正故以三統為名其實未至三百年改憲之期可不必汲汲更造也歆祇以媚莽耳）其言厤只此足矣乃此下又作世經一篇何為也哉世經使於引據所以迎合王莽也如堯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丹淵為諸侯舜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為諸侯（世經於唐虞兩代僅載此二事何耶顧甯人曰夏商以前天子之子封國而為公侯者不見於經然則此二事為劉

歆臆撰明矣藉令漢平帝考終王莽必援此朱均故事以為口實厥後定安冊封而以平原五縣方百里為定安公即孺子嬰之國蓋國師公三統厤中早已為之張本矣

又如世經言春秋僖十六年歲在壽星重耳過衛得土塊子犯曰後十六年歲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又因董因君以辰出而以參入必獲諸侯之語故王莽曰予受命即真歲在壽星塡在明堂觀晉掌歲龜筮告

從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月東巡狩漢書晉灼注曰
視晉讖太歲所在宿度所合卜筮皆吉故莽欲法之
也
又如世經言春秋盡哀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云
云而王莽曰孔子作春秋為後王法至於哀之十四
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計盡不可
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並見
莽傳夫聖人作經自有起訖而王莽以為一代畢此非

劉歆啟之乎吁班固謂劉歆作譜（譜即世經）以說春秋春秋何曾說及而譜之為禍乃如此夫又如世經篇中有曰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夫武王之後自有成王之年可紀今乃曰周公七年此何說耶復子明辟四字縱由前漢諸儒之誤解然經劉歆之標揭以出遂成王莽之一大把柄是以莽撰逸嘉禾有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且解曰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又解曰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

復子明君也後居然即真猶言曰昔周公復子明辟今予獨遇天威不得如意云云此豈非劉歆階之屬乎夫以六經文奸言莽之譎術也故有經言可借以文則直用經言如明堂位等篇是也歆句如復子明辟之類不勝枚舉無經言可文則偽造其經如伊訓畢命武成嘉禾等篇是也至偽經又不足則偽史以佐之如三統厤之有世經是也若璩不能辨識否是以依附莽歆奉為蓍蔡何足怪歟

若璩原文　又按朱子嘗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而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間耳三舉大祭數煩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余謂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若璩又欺入此詎止曲禮文耶果可為周一代之定制乎果為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何解若璩說錯無怪盲辨

辨正　僞武成盜竊世俘解此書妄誕之處盜竊者有

能知有不能知如庚戌燎廟以前世俘之言祭者已
有六七追祀文王一○格○薦俘殷鼎二○告天宗上帝
三○不革服格○廟四○服衮衣格廟五○薦
殷俘王士奏庸大享六○注中又有及茲六日三祭
稷太牢別子天也句則正文脫之矣
後又有斷牛六斷羊二告于天于稷用小牲羊豕于
百神于水土于誓社又曰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
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十七百有一嗟乎放
飯流啜安問無齒決如此記載豈有剛柔之義疏數
之宜是以作武成者不敢多所勦剽惟於此三節酌

擇而采取之以為極似聖經矣然其中之紕繆作偽者尚不及知也故終不能逃有識者之洞鑒若據乃喋喋然強為之解說獨何心耶

剛日柔日我夫子實言之矣不但曲禮篇所記也夫子言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又曰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此經文也孔正義曰大事謂征伐

出師及巡狩也其實是中事對小事為大耳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也崔氏說曲禮疏所引彼疏已析出郊天社地言郊社尊不敢同外內之義也又孔表記正義曰外事若甲午祠兵治兵必有祭祀之故公羊以祠兵言之吉日庚午之屬是也內事若宗廟少牢用丁亥之屬是也此經皆論祭祀之事無害無怨是聖人表著不違之功效愚按葬事亦內事也故顧甯人月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八年十月己丑葬小君敬嬴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是也皆以雨不

克葬本卜巳丑者重書庚寅本卜丁巳者重書戊午
事之變也非用剛日也即所書他國之葬亦無非柔
日者惟咸十五年葬宋共公係庚辰剛日其亦雨不
克葬之故歟孔蕠子單禮篇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
壬之剛曰由此觀之此剛日柔日者三代明王祀神
之通典周公定之孔子闡之春秋謹之曲臺記之而
周漢之交講求單禮者猶能述之而若璩以爲非周
代之定制何其妄歟

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記成王就居洛邑之日孔傳曰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是也正義曰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由三月丙午朏推之三月甲辰朔天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此傳疏所推與三統術大同小異

近代有三統術衍一書用劉歆之法推是歲朔晦其三月四月五月與孔疏並同惟六月癸酉朔大七月癸卯朔小八月壬申朔大九月壬寅朔小閏九月辛未朔大（閏月原有大盡或謂皆小盡非也）十月辛丑朔小十一月庚午朔大十二月庚子朔小稍覺不同耳三統直日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云云此則與傳疏所推恰符若據信尊三統如奉神明至此欲伸邪說忽爾背馳而王鳴盛者遂

謂名誥丙午朏係周公攝政之五年甚至欲改二月為一月以遷就之愈差謬而不可訓矣謂名誥為五年事者據伏生大傳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此籠統酌畧之詞不可據為鐵案夫舍名誥洛誥確實之經文而從大傳依稀謬悠之浮說鳴盛之歟誣直不足置辨矣

無此戊辰二字則王在新邑句何所麗無王在新邑句則烝祭歲以下八句何所統標戊辰到日所以別於上文之往事王在新邑四字則下文一節之提綱

也讀者不之察而多所誤認遂謂戊辰上宜有某月日王至新邑之文而新安陳櫟亦疑三月至十一月王必嘗親至洛行大祀禮受大朝賀發大號令今脫去矣不知經文其在非脫也名誥太保以庶邦家君取幣入錫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此非大朝會而何讀本篇首節四方民大和會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侯甸男邦采衛益明白咸勤乃洪大誥治此非大號令而何惟大祭祀公不敢代耳故誥王第一義即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

咸秩無文此時周公已自洛歸鎬太保錫幣旅王一節載之甚明勸

王即時莅洛邑日予齊百工伻從王日以在周工往新曰汝往敬哉日彼裕戊民則王之至

洛經文已自滕然而公不必僭行也日伻從日汝自教工日撫事如予日罔不若予

日予明農哉朕公未僭行經文又已滕然王至洛報公之詞所謂和恒居

師者初履新邑誇公定宅之功也來予日居師營洛邑定民居也所

謂惇宗稱秩者還答其肇稱殷秩等語也惇宗古注訓厚尊蔡

氏謂與下宗禮同誤矣周公以祀新邑記功宗為兩事不可混為一殷禮既已肇稱沖

人獨任惄祀所有光上下施四方迓衡勤教云云仍

求公以來助也於是公感王意不敢執明農之說而重至於洛矣

公功悲迪篤罔不若時則成王見公復來喜悅而嘉歎之詞也王氏樵謂周公位冢宰兼師保輔佐啟廸云云何其複贅而無味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則公來而王可退遂定計歸鎬命公留後之詞也漢儒以退即辟為退此坐而就君位其命公後為立公子伯禽三統厤曰此伯禽俾侯于魯崩也皆大誤之王自念到洛以來諸典具舉惟功宗一節未能行由於宗禮未定尚有待監之士師工也

王謹記功載之一言今仍以責成於留後也中間插未敘公功向豫逗出再至之端倪而 公定予往數語則竟是王與公臨行訣別之所丁寧矣朱子曰此王與公訣而歸之言也 自茲以下則王已歸鎬公獨在洛拜手稽首而言曰王命予來叙王命所以鄭重此來也孺子來相宅又追叙王來之事孺子 以下七 句與予旦 以下六句兩邊對舉許與王分任其責蓋所以慰王也陳氏大猷曰此處上下疑有闕文疑王之歸鎬與公之來洛並無明文也蓋讀之疏忽 伻來以下皆

言實事秬鬯日明禋命祭文武也從王介甫之說惠篇敘及王伻殷節共七句則明禋時禱祝之詞授惇宗將禮一段當屬夏祭此秬鬯明禋一段當屬秋祭後文太室入祼顯然冬祭皆用夏正祭享用夏正見周月解與周禮仲冬大閱入獻禽以享祭正合又有功祭於大烝故功宗特附於此祭而作冊祝此時克教公功矣如此逐層說下通篇乃了然而戊辰王在新邑亦不至說錯矣

洛誥篇者雖冠以惟三月其實全篇作於冬盡建丑之月烝祭逸祝之後也自朕予懷德以上皆追叙因記言多而記事少自不能詳其月日惟王在新邑以後祇記事而不記言故標出戊辰王在以釐異於追記之前文若必於上文即詳係月被時當亦能之但無此体兄散複沓而不成篇法矣歳之一字鄭康成從劉説謂爲成王元年此大誤或又謂文武騂牛乃因事告祭與烝祭非一事尚令真屬告祭愈不得加

歲字矣且成格於殺禮入裸於太室反不屬於烝祭
而屬於告祭乎歲之一字無論屬告祭屬烝祭豈有
戊辰一干支而包下歲字乎